

当爱足够强大

□杨颖

下午在去图书馆的路上突然接到两条短信,一条是邻居姐姐发来的,大意是快过年了,自己年龄也大了,父母着急得不行,想利用元旦假期参加青岛的相亲会。另一条则是初中同学发来的,说实话有点意外,因为他说自己要结婚了,日子定在下个月,新娘也是初中同学,名字听起来很耳熟而样貌在脑海中则早已模糊不清。若说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也许有点牵强,可是经过长达8年的爱情长跑终于修成正果也实在是一件令人高兴又羡慕的事情。

现如今新生词语“剩女”、“剩男”已是老少皆知。随着新年的临近,自身年龄的增大,大批未婚男女在父母的压力下参加城市中的相亲会。似乎现代社会婚姻也随着城市的发展和生活节奏的加快变成了“感情快餐”,“闪婚”、“闪离”也不再是人们眼中的新鲜事。婚姻,一张纸,两个字,便可以成为生活的围城,感情的枷锁。为什么结婚?因为年龄大了结婚。为什么结婚?因为承担意外怀孕的责任结婚。为什么结婚?因为父母的压力结婚。当我们在亲友团的陪伴下出入于各大相亲会,经过一次又一次的相亲与被相之后,带着一颗受伤又无奈的心与一个自己不喜欢也不讨厌的人约会继而步入婚姻的殿堂的时候,婚姻已不再神圣。

有多少人想过在婚姻中我们到底想的得到什么,或者婚姻可以给我们什么。我想婚姻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张盖了章

具有法律效应的纸。还记得上次参加美国朋友的婚礼时他对我说:“我很兴奋,因为我真的很想结婚,不是因为我年龄大了,而是我真的已经做好准备要和这个人生活在一起,我决定了,就是她,我要陪她一辈子。”婚姻本身就是一个神圣的殿堂,当现代城市发展催生的快餐文化把这种纯洁驱离,当婚姻不再神圣,是否也预示着家庭道德的缺失与社会思想的沦陷,我想思想解放的结果不仅仅是让我们拥有权力去追求自由的生活,更应该有承担起家庭责任、社会责任的使命感。

爱情真的是个神奇的东西,它可以平复人间的苦痛,也可以治愈人心灵的创伤,它可以使人在耄耋之年也能清晰地想起当年幸福的模样。最近在手机报上看到一条新闻:英国老人掀起一股离婚热,退休以后个人时间的增加使他们突然发现自己和生活伴侣之间没有共同语言继而选择离婚追求新的生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很多的婚姻方式“闪婚”、“隐婚”、“裸婚”,可是不管你是属于哪种,倾向于哪种,最终你将要面对的都是承担起一个家庭的责任,婚姻中没有白马王子般的童话。你要看清楚想明白一件事情:你不是公主他也不是王子。

我也曾问过Micheal什么时候结婚,他笑着对我说:“Honey, when our love is strong enough.”亲爱的,当我们的爱足够强大。女人,不要因

为自己年龄大了去选择或被选择结婚,我们不是商品,不会因为结婚晚就打折出售。我们的日子还有很长,没有必要为了找寻晚年的伴侣而将自己宝贵的青春夭折在急促的婚姻中。

二十几年都已如此,何不索性再耐心等待一下,那个在人海中苦苦寻觅我们的人呢。人生苦短,何不用心投入去爱一回。

当爱足够强大,我们的婚姻会更从容……



牧羊人

□王琦

破落的屋顶断折斜挂的十字架上乌鸦俯视
钟声嘶哑
忽地嘎嘎卷走
疾风中晃摇的双扉起妖舞
灯烛闪烁着黄昏的微喘
留下枯草地上白色的鸽毛在泥泞中打转

灰黑的海边跪趴远眺的枯树枝上铁锚垂挂
落叶纠缠
不惊吱吱拉朽
微浪中不系的扁舟频徘徊
沙滩挣扎着渔网的叫喊
撇下风化石下柔韧的散绳在水中涤荡

乌暗的天际张扬舞爪的大黑影上电闪咆啸
针雨刺下
肃然呼呼铺满
荒原中寻食的山羊抬高头
远山收束着可怜的光线
剩下牧羊者的纯洁的白袍在天地中飘起……



感恩的心

□董立勤



感恩是一种美好的德行。

在我们身边,在我们所处的广阔大地上,那些感动人们心灵的事迹和名字,让我们记忆,让我们凝神。因为有了他们,我们的心情变得不再灰暗;因为有了他们,我们的日子多了几分踏实。他们是跟我们一样的常人,但他们的人生轨迹光彩照人;他们像我们一样生活,但他们的行为传达的价值已成为引导我们生活的航标;他们不一定都惊天动地,但他们的品质化做了民族骨骼的钙质。他们以感恩的美好德行滋润着这个世界。

美国流传着这样一则民间故事。一个村子里,一家人围坐在餐桌前准备吃饭,母亲端上来的却是一盆稻草。家人都很奇怪,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母亲说:“我给你们做了一辈子的饭,你们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感恩的话,称赞一下饭菜好吃,这和吃稻草有什么区别!”连世界上最不回报的母亲都渴

望听到哪怕是一句感恩的回声,我们面对别人给予的帮助和恩情,就更需要把感恩的话说出来。那是一种内心的交流,在这样的交流中,我们会感到世界因这样的息息相通而变得格外美好。

一位林场工人讲过,他看到一只鸟受伤了,一只猫扑了上去。他从猫嘴里救下那只鸟,治疗它的伤口,给它食物,待它伤好后,将其放飞林中。那一刻,他看到鸟儿飞到树梢上,没有马上飞进树林,而是回头看了看他。这让他心中一热。他明白了,鸟儿在用这种方式去铭记和感恩人类的救助。“虽然这一幕很快过去了,但却被我牢记在心中。我不知道自己是为鸟儿的康复高兴,还是为我为鸟儿做了一点什么而高兴,总之,有了这一幕,世界就不再是原来的世界,没有了冰冷的感觉。由此,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感觉,那就是:感激和信任弥散在大山里,弥散在树林中,群山有了温暖,树林有了亲切,溪水有了欢笑。我就为一只鸟儿干了这么一点事,却收获了这么多的有关感恩的体验”。

时间很久了,也没有忘记这样一个感人的故事:

在某地的农村,有两姐妹小时候曾落水,被一个好心人救起,那人没有留下姓名就走了。两姐妹和她们的父母发誓一定要找到这个恩人。他们整整

找了20年。两姐妹的父亲去世了,她们和母亲接着千方百计地寻找,终于找到了这位恩人。两姐妹跪拜在地上向恩人感恩的时候,她们和那位恩人以及目睹的人们都禁不住落下了眼泪。这事让我们明白,到什么时候都不要忘记对有恩于你的人表示感恩。感恩,也需要坚韧不拔。

这件事还让我们明白,感恩不是终点,行动才是最后的归宿。我们经常会有一些人或一些事感动得泪流满面,那就应该努力拼接曾经被撕碎的美好,而不只是用眼泪把被撕碎的美好打湿。感恩的背后是什么,感恩的下一步怎么走,这才是我们要认真思考的。

在西方有个“感恩节”,在那一天,人们要举行盛大的欢庆活动,以感谢上帝的恩赐,也感谢一切好心人的恩赐。在他们看来,恩赐是需要感谢的,而且要用心来感谢,除非你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

其实,“感恩节”是一个集中的活动、集体的活动,是一个仪式。对一个人来说,受人恩惠的事情经常发生,甚至可以说天天发生,从感恩的角度看,每天都应该是感恩节,每分钟都应该是感恩之时。别人给予的恩,无论大或小,都像火种一样,点燃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的心灯,使他们对这个世界产生热忱和兴趣,对美好生活产生向往和追求。

游记随笔

□何祥碧

五年前,那是一个夏天,我军校毕业,怀着对未来的憧憬和基层建功立业的决心,匆匆离开武汉第一次踏上青岛这片热土,两名战士用炊事班的三轮车推着我的行李爬过一段三百米长,约六十度的陡坡后来到半山腰,这就是我在青岛的“家”,一个座落在半山腰的基层中队。

晚饭过后,太阳还有一杆子高,于是我就在中队的周围转转,营房位于山坡西侧,地势较高,白天挺凉爽,还能看到海上马达声声的渔船,营门前不远处的一块荒地里开着一束束金黄的小花,从花地可以看出,这些花儿已被战士们遗忘了,花儿开得不算鲜艳,摘一朵拿手上,还有阵阵清香,于是我暗自庆幸,一点后门没走,竟然也能被分配到这么好的单位。夜幕很快降临了,只见满山的飞虫个个开足马力,拉着气笛横冲直闯,当晚因一位战士忘了关上俱乐部球室的纱窗,第二天打扫卫生时装了几簸箕“自杀者”的尸体。尽管山上虫子较多,但营房门前那块杂草地里的那些小黄花儿却没有一朵染上虫子,这就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也逐渐喜欢上了“她们”,因我单身,故我常常利用周末时间给花儿们除除草,清除花丛中由山下刮上来的垃圾。

秋去冬来,寒风一阵阵地紧了起来,满山花草逐渐枯萎,老兵们也脱下军装,打起背包,惜别了朝夕相处的战友与脚下的这片热土。而“她们”却在瑟瑟的寒风中翩翩起舞,一天天地鲜艳起来,一个个精神抖擞,我疑惑了,这些到底是什么花?怎么环境越是恶劣“她们”越是乐观?难道“她们”是想以这种精神状态来欢送老兵的离去,以减少老兵们离开第二故乡时的伤感。老班长告诉我,他的老班长曾告诉过他,“她们”叫金达莱,是老政委的女儿从朝鲜带回的种子。这些年来也没有人注意“她们”,可“她们”就这样顽强地生长着,生生不息啊!我不禁感叹,原来“她们”也和我们一样,青岛也是“她们”的第二故乡!

后来我被调离中队去了大队机关工作,因机关工作繁忙且与中队有一段路程,我不能每天都能看到“她们”,但每年的八·建军节前我是一定要去看望“她们”的,并整理“她们”的周边环境,清除花丛中的垃圾,让“战士们”也过上一个愉快的八·建军节。

可我也于2007年转了业,惜别了“她们”。领导的祝酒声打断了我的思绪,我不禁悲伤起来,没有我,身处异乡的“她们”,还有人去看望吗?

突然,我在酒店的电视里看到了“她们”的身影,是啊!“她们”不是一直在忙碌着吗?抗震救灾把路开,奥帆安保战浒苔,哪里没有“她们”的身影呢?

